

为了永不褪色的记忆

——扬州大学口述史团队十年接力寻访抗战老兵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曹伟
记者 刘洪侠

10年前顶着荷叶走在田埂上时,韩宾伟或许没想到,“铁血夕阳红——抗战老战士口述史”公益团队在今天依然有人接力向前跑。

彼时还是一名大二学生的他,如今已成为一名从事历史学研究的青年学者。回忆起当年和同伴一起寻访抗战老兵的场景,韩宾伟有说不完的话:“就像一帧帧画面在我脑海里闪过。”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铁血夕阳红”口述史团队已经走过了10年时光,一批批青年师生跨越15个省份,寻访近300位抗战老兵,整理口述史料150多万字……

在团队现任队长孟舒扬看来,老兵终会老去,但团队记录下的影像、文字、声音,能让他们的故事和承载的精神永远活着。

“每一位老兵都是一部活的抗战史”

“爷爷,您参加高邮战役那段历史还能回忆起来吗?”在江苏省军区扬州第二离职干部休养所,“铁血夕阳红”团队的6名师生,簇拥在97岁的抗战老兵朱扬人身边,凝神听他讲抗战故事。

1943年,15岁的朱扬人加入了新四军,成为一名通讯员,在江苏、安徽两地参加了多场抗日战役。朱扬人虽年事已高,但精神矍铄。得知学生们要来,他十分激动,早早穿上了挂满军勋章的军服。

录音、摄像、做笔记,团队成员各司其职。原本计划半小时交流,但朱扬人滔滔不绝地与队员们分享,最后聊了近两个小时。孟舒扬说,这次寻访很成功。

80年前,中国抗日战争最后一役在江苏省扬州市高邮境内打响,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亲自部署指挥,发动高邮战役,拔除了残存在华中解放区内的日伪军据点。

作为新四军在华中地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主要战场,扬州地区的抗战老兵人数,在江苏省位居前列。2015年5月,正在筹划暑期进行江都近代水利口述史研究的历史学专业大二本科生韩宾伟,被学院安排了一个“急活儿”。

学校关工委希望能让文学或历史学相关专业的学生,给学校6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退休教师写报道,献礼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牟吴琨 姜文山
实习生 杭羽萱 洪舒云

抗日战争中,为了保家卫国,华北平原上涌现出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其中,“小兵张嘎”这一鲜活的少年形象,很多人印象深刻。

“小兵张嘎是作者徐光耀根据所有雁翎队队员的故事塑造出来的,代表着白洋淀人骨子里的‘嘎劲’——像他那样,在绝境里也要把危机变转机。”80年后,白洋淀雁翎队纪念馆讲解员赵丹站在这片孕育了英雄的土地上,深情讲述着那段难忘的往事。

蒲扇摇落的“星火”:雁翎队的精神传承

赵丹的童年就“浸”在雁翎队的故事里。“小时候摇蒲扇的长辈总念叨雁翎队——他们驾小船钻芦苇荡,用打野鸭的‘大抬杆’打鬼子。”

长辈口中的“大抬杆”,是这支队伍最鲜明的印记,白洋淀自古淀泊相连、苇壕纵横,世代居住的渔民靠水吃水,用自制火药枪猎取水禽时,点火处插根雁翎防潮。

1939年,侵华日军的铁蹄碾碎了白洋淀的宁静,渔民们扛起土枪,自发组成游击队,雁翎队借着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安俐

当影片《F1:狂飙飞车》点燃车迷、影迷的激情时,在山东理工大学的车库里,一群大学生正俯身焊接车架,他们打造的是即将征战“大学生F1”——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的赛车。在指导老师的帮助下,团队组建、成本控制、制造与装配、测试与调试等流程都由学生参与完成。为了迎接10月即将到来的比赛,很多学生在实验室里度过了这个暑假。

真实的F1赛场,追求极致速度与操控性,而在这场“大学生F1”比赛中,高校教师们更关注学生是否学有所获。山东理工大学交通与车辆工程学院教授李波告诉记者:“学生们比老师更在意名次、输赢,但我们希望学生通过比赛,更早接触到造车的理念和研发流程,为未来走上职场打好基础。”

“让学生亲手造一辆车,才能懂车”

“很多学校都有车队,我们为什么不能?”2014年,李波注意到了这一专为高校学子量身定做的赛事,“让学生们把课堂所学的知识落地,让高校的研发在赛事平台上不断得到验证,比赛能很好地助力人才培养。”尽管车队创建之初没有基础、没有合作伙伴,前路均是未知数,但交通与车辆工程学院教师们没有半点犹豫,从本科生中遴选了二十几名同学,车队逐步建立。

赛车零件采购、加工和组装……每次参赛前,队伍都面临着巨大的工作量和压力,车间的灯常常亮至深夜,车队里的每个人都将所有精力投入其中。

赛场内外有很多未知和考验。山东理工大学“舜泰·至尚”方程式赛车队指导老师徐家川和同学们经历了许多的“惊险时刻”。一次比赛前,在郊外的试车场,赛车前翼“嘣当”一声惹上了隔离墩,彻底变形。天快黑了,离第二天一早装车去安徽合肥比赛,满打



7月14日,团队成员在江苏扬州采访抗战老兵朱扬人。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曹伟/摄

“首篇抗战老兵方建中的图文报道完成后,老师很满意,希望我们能将6位老兵的故事都写出来。”韩宾伟接下了这个任务。

学校老兵的报道完成后,已快到暑假。一天,学院老师找到韩宾伟,希望他们能把“拯救抗战老兵口述史”作为实践课题,去寻访各处抗战老兵。两人一拍即合。

韩宾伟首先计划采访扬州市境内老兵。但扬州有多少老兵?分布在哪?能否采访?这些他们都不清楚。

通过询问、调研,他们最终摸清了基本情况,当时扬州约有抗战老兵240位。他便与5名同学,组成了6人小组,“兵分三路”开始寻访。

一个暑假时间,他们先后寻访了70多位老兵,并汇编了《铁血夕阳红——扬州抗战老战士访谈录》一书。历经多次修改,9年后,这本书出版了。

埋下一颗红色种子

孟舒扬是“铁血夕阳红”团队第六任队长,是扬州大学历史学师范专业大三学生。他说,团队目前做的是抗战口述史抢救性整理工作,这些年,他们挖掘到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

“很多人知道高邮战役是抗日的最后一役,但高邮战役是怎么打的?”孟舒扬从许多老兵口中得知,当年在对抗日军时用到了“土坦克”,是将老棉被盖在八仙桌上,再糊上泥巴,其作用类似于“防弹墙”。“土坦

克”在前,机关枪在后面,这就是当时的移动堡垒。

“我在影视剧中看到过这种画面,没想到都是老兵们的亲身经历。”孟舒扬感慨。

“这也是我当时选择加入团队的原因。”团队第五任团长、扬州大学中国史专业研三学生黄振说,他对历史研究的宏大叙事感兴趣,同时希望用以小见大的方式讲述一段过往。通过对比访谈和研究,黄振发现,尽管每位老兵的经历不同,但身处那个时代,他们对于抗战的认识、对于家国情怀的体悟高度一致。

团队成员张欣蕾本科均就读于扬州大学,目前是中國史专业的研究生。本科期间她作为学校红色宣讲团的一员,常常讲到团队寻访老兵的案例。

“许多内容是鲜活并且接地气的,我能在老兵身上真切感受到他们的家国情怀。”张欣蕾说。

今年,张欣蕾还把这些故事讲给了幼儿园小朋友们听。“他们还理解不了大段文字讲解。”于是张欣蕾拿出一幅只有4根手指的抗战老兵手模,小朋友们很好奇。

“姐姐,为什么这个手印缺一根手指头?”

“这个爷爷在战场上打敌人的时候被炮弹炸伤了,所以少了一根手指。”

“那这样很痛的吧?”

“对呀,因为他们要保护我们的同胞。”

“把红色种子埋在他们心中,抗战精神才能一代一代传递下去。”张欣蕾说。

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发展研究多年,在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刘华看来,团队10年坚持寻访抗战老兵,这个行为与抗战精神中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精神是一脉相通的。刘华说,团队学

讲解员赵丹:新表达激活老记忆 雁翎队破圈白洋淀

水网密布的地形与敌人周旋,70余次交锋里,击毙、俘获了日伪军近千人,缴获大量军火和军用物资。

多年后,赵丹站在玻璃展柜前,看着那锈迹斑斑的“大抬杆”,童年记忆突然有了“重量”。她说,长辈摇扇讲述的不仅是故事,更是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的生存智慧。

话筒下的破壁实验:打破与游客间的“墙”

初执话筒时的赵丹也曾困于“照本宣科”讲解的窠臼。“我刚开始当讲解员的时候发现,馆内经常是我讲我的,别人玩手机、聊天,甚至打起了哈欠。”为了打破与游客间的“无形墙”,赵丹开始理头钻研展品背后的历史和人物故事,她上网搜集资料,查阅相关书籍,与专家、亲历老者学习交流……如今,她既能讲述英雄事迹,也展现其“接地气”的一面。

赵丹的讲述里,雁翎队队长、张嘎原型之一的赵波,打起仗来狠得像狼,却总惦记着给村里的孩子带

糖;“女侦察兵”田小花,白天假装卖芦苇,晚上把日军布防画成“渔网图”传给队员……

展柜里一封没寄出去的家书让赵丹印象深刻:“俺在淀上挺好的,等把鬼子打跑了,就回家给你修船。”每次讲到这里,赵丹都会放慢语速,甚至会特意停顿几秒。

在赵丹看来,自己不仅是在讲述历史,更是在“搭建”一座桥,让更多人能顺着那些鲜活的细节,走到英雄们的身边,触摸他们最坚韧的一面,也感受他们最可爱的一面。

历史与当下“对话”:雁翎队队员成了Z世代的“云队友”

近年来,当展厅涌入越来越多的年轻脸庞,赵丹觉得,与父辈们相比,年轻一代更加渴望在参观过程中能够与历史“对话”。比如:孩子们会踮脚打量生锈的“大抬杆”土枪,中学生围着地图追问地形细节,大学生则对“雁翎队如何用渔网伪装水草”的战

生在寻访老兵的过程中感知抗战精神,从抗战精神中汲取力量,对他们全面成长将有很大帮助。

与时间赛跑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一楼的101教室常常深夜还亮着灯,一张大桌,一块电子屏,这就是团队的“根据地”。

孟舒扬说,采访内容的处理是一项“大工程”。首先要把录音一字不差转录下来,再结合地方志、档案等资料进行校正,最后对文字进行润色,让每一篇老兵传记都有可读性。

扬州大学做口述史研究是有传统的。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陆和健介绍道,1961年,在辛亥革命50周年之际,扬州师范学院(扬州大学前身)历史系教授祁龙威带领历史系同学,用两个月时间跑遍江苏省,率先开展辛亥革命的社会调查,寻访当年参加过辛亥革命的百姓,并发表《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

“开展抗战老兵寻访是一种传承。”陆和健说。

2022年暑假期间,团队在走访老兵的过程中,从扬州一名文史学者处了解到日军间谍机构编写的《江都县治安调查报告》的存在。团队随即组织师生对材料进行了长达一年的翻译工作,形成了近10万字的整理报告。

“扬州是打通江南到江北的交通要地,也是打通华北的水陆要冲,占领扬州,对打通南北水运意义重大”“要在当地开展亲日教育和宣传动员,消除抵抗观念”……翻开史料,大家仿佛被拉进了那段战火纷飞的年代,侵略者视角下的战争场景历历在目。

2023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前夕,团队向扬州市档案馆捐赠了这份翻译后的报告,为日军侵华罪证再添新发现。

陆和健说,记得团队成立之初,可以说走到哪里采访都有抗战老兵,到今年,一个城市的老兵几乎是屈指可数。老兵们正在一个个离开我们,这是需要正视的事实。“有的老兵在团队寻访后不久就辞世了。”陆和健说,这也促使团队要与时间赛跑。

团队指导教师杨方常常对团队同学说,“历史就在身边,既不遥远也不抽象。”在她看来,团队学生应当将更强烈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投入到抢救性记录的工作中。同时也希望学生能够成为严谨的研究者,用专业知识守护历史。

今年5月,团队策划了一场抗战史主题展,把10年来收集的口述访谈实录、整理的图文资料等成果进行了展示。

他们还收集了80位老兵的手印和寄语。手印鲜红,寄语振聋发聩。

曾在抗日战争期间参加新四军并成为随军记者、新中国成立后又发表《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一文的老战士甄为民在自己的手印旁写下:“为了和平,我们拼过。”



术设计啧啧称奇。

赵丹还尝试给讲解词换“新配方”。当站在土枪旁讲解时,她会向游客发问:“如果给你3发子弹,一片被吹光的芦苇荡,还有24小时巡逻的日军汽艇,你会怎么在绝境中突围?”展厅中,大家陷入沉思。有人打开电子地图标注地形,有人调取历史资料库比对数据,锈迹斑斑的文物突然成了连接两代人的“精神桥梁”。

深度沟通之后,赵丹从离馆游客的后续行动中看到更深层的联结:有人在视频平台3D动画复原“大抬杆”机械原理,有人用AI修复技术让泛黄的老照片重现笑容……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游客步出雁翎队纪念馆后,并未止步于展柜前的匆匆一瞥。他们主动通过各种方式翻阅尘封的史料,搜寻那段烽火岁月的历史影像。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赵丹的目光投向展厅深处:“希望通过我的讲解,能让更多年轻人了解雁翎队的故事,感受到他们的精神,把这种精神融入自己的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找到方向、勇敢前行。”

“极限挑战”

真正的考验在广袤无垠、环境极端恶劣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展开。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铀资源探测研究部成员刘念的首次踏勘就遭遇“下马威”。越野车在千里荒漠中颠簸,窗外只有肆虐的风沙。“背着数十公斤设备和样品徒步两小时是常态。”刘念说。

更凶险的考验在次年夏季降临。当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铀资源探测研究部成员肖晋带领小组深入天山山谷取样时,乌云瞬间吞噬晴空。“快撤!山洪要来了!”暴雨倾泻中,团队护着样品仓狂奔。年轻师弟颤抖的声音划破雨幕:“师兄,我还不死呢,我还没结婚呢!”当最后一人扑进车廂,洪水已漫过车轮,所幸团队最终安全返回。

“我们基于智能化算法,首次构建了一套适用于巨型复合盆地和荒漠-沙漠覆盖区砂岩型铀矿找矿智能预测方法,据此预测成矿远景区10片,圈定了找矿靶区。应该说,定位的精准为咱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勘探量,即便如此,我们的实地钻探依然开展得非常不顺利。”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铀资源探测研究部总工程师郭强回忆。

郭强最大的压力来自远景区的钻探查证优化论证。沙漠的脾气反复无常——白天,地表温度超过50摄氏度,夜晚温度却急转直下;沙尘暴袭来时,队员们只能用身体压住图纸,防止资料被风卷走;饮用水靠每周一次的车队补给,洗澡成了奢望。

“世界之最”

随着钻探查证的不断推进,深部找矿线索逐渐显现,沙漠深部钻探查证区现场负责人刘念的神经始终高度紧绷,由于沙漠腹地几乎没有路也没有信号,驱车从沙漠边的驻地到钻探现场需要4个小时左右,为了尽可能在现场多获取一些地质信息,他索性住到钻探现场,指挥钻探部署,白天协调各项钻探施工工作,晚上整理数据,编制图件。

钻探施工方早已经忍受不了恶劣自然环境的折磨,多次提出停钻要求。现场总负责郭强顶住压力,毅然坚持:“再打30米!我签字负责!”最终测井的那个晚上,郭强和刘念都守在钻机旁边,确认了测井仪上陡然上升的曲线后,抓起卫星电话冲上沙丘,全然不顾寒风灌进衣领:“我们成功了!厚层铀矿!”回驻地后,两人都因为受冻而发烧了。

捷报传来,背后是无数次的论证研讨甚至争执,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秦明宽深欣慰:“我们不仅找到了矿,更创建了适用于全球沙漠区的砂岩铀矿探测技术体系!”这不仅刷新了世界纪录,标志着我国深地砂岩型铀资源勘查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填补了我国最大沙漠覆盖区的找矿空白,也为全球铀矿勘探提供了新思路。

“好多问我,你一个博士,为什么要选择这条艰苦的路?因为,我们的梦想,就藏在这片沙漠之下,风沙再大,也挡不住我们向地球深处探索的脚步。”郭强如是说。

“每年数月的野外坚守,意味着对家人陪伴的缺失,心中常怀愧疚。然而,当自己倾注心血的研究成果最终支撑起塔里木盆地这一重大找矿突破时,让我感到更多的是成就与满足。”刘念如此回忆。

肖菁则在备忘录中写下:“我始终相信,科研就像在沙漠中寻找绿洲,唯有坚持不懈,才能看到绽放的曙光。感谢塔里木的风沙教会了我坚韧,教会了我如何在逆境中寻找机会,也让我们这群深爱着核地质的青年看到自身的力量。”

破禁区,创纪录!这群年轻人在沙漠寻铀